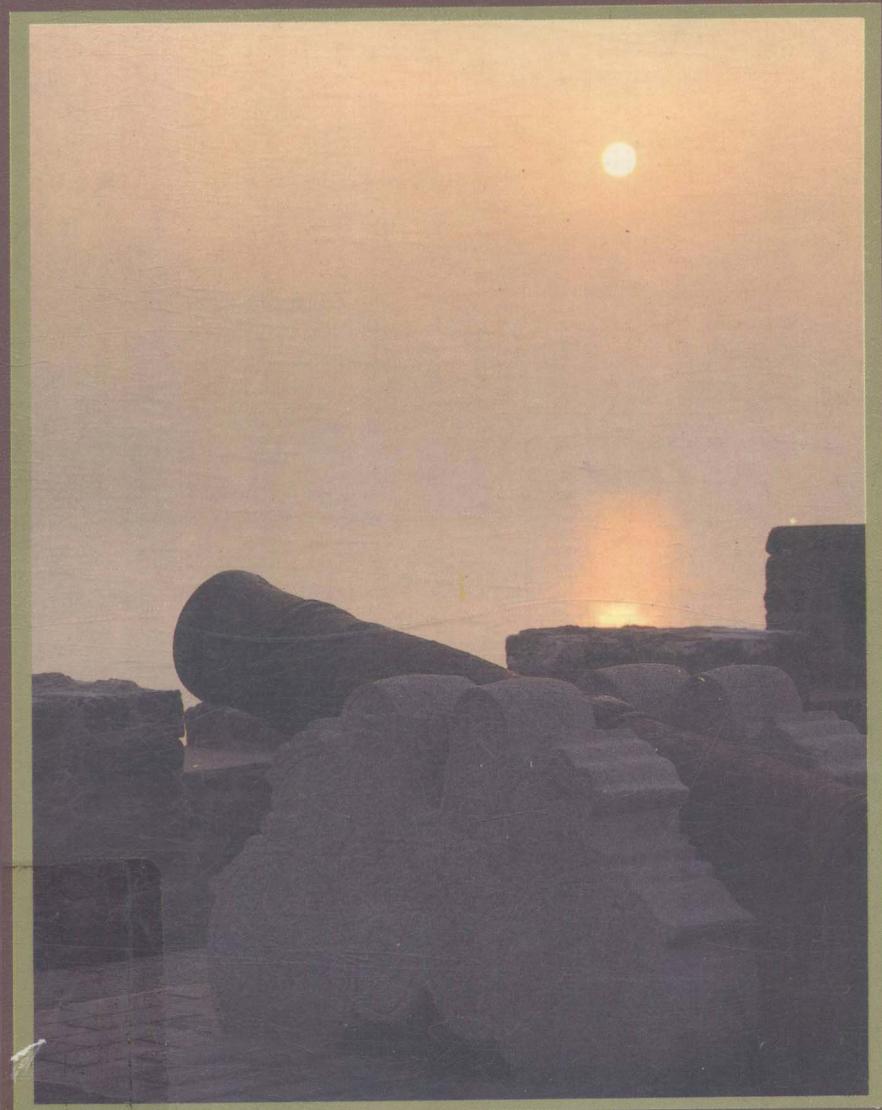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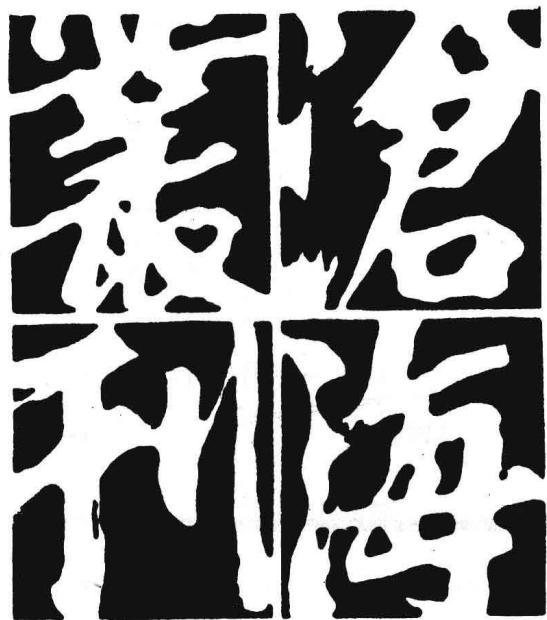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

(下)

韋政通 著





---

#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（下）

---

韋政通 著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

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\ 章政通著. --  
初版. -- 臺北市：東大出版：三民  
總經銷，民80-81  
    冊； 公分. -- (滄海叢刊)  
ISBN 957-19-1359-6 (一套：精裝)  
ISBN 957-19-1360-X (一套：平裝)

1. 哲學—中國—近代(1600- )

112.7

80002928

## ◎ 中 國 十 九 世 紀 思 想 史 (下)

著 者 章政通

發 行 人 劉仲文

著作財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產 權 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所 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

六十一號二樓

郵 撥／〇一〇七一七五——〇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

編 號 E 11015

基 本 定 價 玖 元 叁 角 叁 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1360-X (平裝)

#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目 次

## 下編 巨變與新潮

### 第十二章 馮 桂 芬

第一節 生平與著作.....	477
第二節 處理傳統的態度與方法.....	481
第三節 馭夷與師夷.....	484
第四節 維新思想的先驅.....	493

### 第十三章 王 鞏

第一節 生平與著作.....	498
第二節 對西方的認識.....	508
第三節 和戎與自強.....	518
第四節 西方文明衝擊的意義.....	524
第五節 變局的體認與變的論證.....	528
第六節 從洋務自強走向變法維新.....	535

## 第十四章 鄭 觀 應

第一節	生平與著作	545
第二節	對洋務的批判	552
第三節	道器論的作用和意義	558
第四節	重商主義之一：商的重要	563
第五節	重商主義之二：商務與富強	573
第六節	重商主義之三：商戰	580
第七節	對西學的認識	585
第八節	教育改革	593
第九節	政治改革	597
第十節	影 響	602

## 第十五章 嚴 復

第一節	生平與著作	608
第二節	認識危機	619
第三節	中與西：優勝劣敗的論證	625
第四節	嚴復與傳統	633
第五節	變法思想	640
第六節	《天演論》及其影響	651

## 第十六章 康 有 為

第一節	生平與著作	664
第二節	康有為的性格	677

第三節	爲何能成爲變法運動的主導者	682
第四節	《偽經考》在思想史上的意義	686
第五節	《改制考》：對儒學傳統的創造轉化	692
第六節	變法思想大要及其演變	699
第七節	康有爲的評價	708

## 第十七章 譚嗣同

第一節	生平與著作	714
第二節	譚嗣同的性格	723
第三節	《仁學》的基本觀念	730
第四節	「衝決網羅」之一：反名教	744
第五節	「衝決網羅」之二：反專制	756
第六節	反清思想	762

## 第十八章 梁啟超

第一節	生平與著作	770
第二節	變法思想的特色與意涵	785
第三節	變法與傳統	798
第四節	變法與西學	805
第五節	變法與教育	812
第六節	民權與排滿	821

## 附 錄

中國十九世紀年表	831
----------	-----

索引	943
----	-----

下 編

巨 變 與 新 潮



## 第十二章 馮桂芬

從理想層次上看，馭夷、制夷只能說是洋務運動的消極目標，自強才是這個運動的積極目的。但在現實層次，如何馭夷、制夷乃當時朝廷對外關係上最大的困擾，由「自強以練兵爲要，練兵又以制器爲先」<sup>①</sup>，能成為洋務大臣們的共識的情形來看，在他們心目中，所謂「自強」，也不過是馭夷、制夷而已，「自強」也就因此侷限在「洋務」上，而洋務不論「練兵」還是「制器」，用郭嵩燾的話說，都是要「仿行西法」，也就是「師夷之長技」，師夷是爲制夷，所以洋務、自強，走的是二十年前魏源所啟發的路子。

如果說魏源是洋務運動的先行者，則馮桂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，便是維新運動的先驅。他的思想發軔於洋務運動之前，卻孕育了有別於洋務運動的思想新動向。在「師夷」這一點上，桂芬與魏源與洋務派仍相同，而其所師法的內容已有所不同，洋務派的重點在模仿西洋技術，桂芬在此之外，又提出具有西洋民主色彩的政治革新的主張。在文化意義上，洋務派注目的焦點，屬於船堅砲利的器用層次，桂芬已進而注意到制度層次的問題。他注

① 《籌辦夷務始末》（同治朝），第二十五卷，頁一。

意的制度層次，與早已成為熱門話題的吏治問題不同，吏治問題主要討論的是官吏的操守、能力、風氣等，當然內政改革不限於吏治，不過一般所說的內政改革，總不脫傳統的規制，這裏所說的制度層次，已涉及到制度本身的革新，已有越出傳統的傾向，他之所以可稱之為維新變法之先驅者在此。

桂芬的一生，恰值西方資本主義向外擴張之際，親身經歷鴉片戰爭和英、法聯軍之國難。「經此兩役，巍巍上國，淪為附庸，先生引為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」<sup>②</sup>。於是在流離中發憤著作，根據極有限的資訊，對國際強弱之大勢，以及中國自處和維新之道，皆有所論列，在當時士人中，確是罕見。

晚清的維新變法，是希望仿行西法中的民主政制，而西方民主制度，如呂實強所指出，在桂芬之前，梁廷柂的《合省國說》、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、徐繼畲的《瀛寰志略》，都已有介紹<sup>③</sup>。他們與桂芬不同之處，是在三人僅止於資料性的引介，尚未經由消化而成為思想性的主張及改革的張本，他們的作用是為思想家提供素材，思想家經過反省式的思考，賦予這些素材以新的生命和新的意義，然後才能在逐漸形成的新思想傳統中起發酵作用。

<sup>②</sup> 黃淬伯：〈七十年前之維新人物——馮景亭（桂芬）〉，見包遵彭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論叢》第一輯、第七冊：《維新與保守》，頁八一，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），正中書局臺二版。

<sup>③</sup> 呂實強：〈馮桂芬的政治思想〉，見周陽山等編：《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：晚清思想》，頁二四八，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），臺北時報文化公司。

## 第一節 生平與著作<sup>④</sup>

馮桂芬（1809～1874），字林一，號景亭，江蘇吳縣人。父馮智懋，經商致富，因連遭火災，家道中落，但仍有田產十頃。

桂芬自幼喜歡讀書，父親也有意讓他向仕途發展。他的考運不差，二十歲成秀才，二十四歲中舉人，榮登榜眼（一甲第二名進士）時，也不過才三十二歲。

但仕途卻不順利，會試成進士是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，於翰林院任編修直到道光二十五年，因丁母憂，扶櫬返鄉。三年守孝期滿，因父已年高，不欲遠行，乃應兩江總督李星沅之邀，主講江寧惜陰書院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在其父力促之下，始返京復職。次年，父親又去世，再度服喪歸里。在此期間，曾應兩江總督陸建瀛之邀，到揚州主持《鹽法志》的編纂。在京五年，因一直位居閒曹，因此有充裕時間閱讀翰林院國史館中所收藏的文獻典籍，對後來的著作，自有所裨益。

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洪秀全攻下南京，成立太平天國，桂芬奉詔協助地方官辦理團練，勸捐糧餉，後因功獲賜五品銜，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（正六品，編修為正七品）。正擬北上就新職，因流言中傷而止，經申辯後，遂於咸豐八年入京。但一年之後，又因得罪權貴，鬱鬱而歸，自此未再出任官職，時正年逾五十。

---

④ 這一節主要參考《中國歷代思想家》中呂實強所撰《馮桂芬》一書第一、二部分，六十八年（一九七九），臺灣商務印書館二版。

桂芬於仕途不得意，在著作方面卻有成就，這方面的成就，與他早年的人際關係可能有關。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中舉人時，即因文章而受知於江蘇巡撫林則徐（1785～1850），林氏稱道他的才識「一時無兩」，遂邀他入撫署校北直水利書。林氏在當時是一位關心世變，且具新頭腦的人物。稍後曾參與兩江總督陶澍（1778～1839）的幕府，包世臣和魏源都曾在陶氏幕府工作過，這位名重一時的封疆大吏，被學者認為「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在君主專制政體下，獲得政治上最高成就的典範」<sup>⑤</sup>。桂芬與林、陶之間，既為過從甚密的幕賓，兩位先生的見解與風格，多少對他的思想會有些影響。

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九月，蘇州、松江一帶已被太平軍佔領，上海危急，地方士紳與團練大臣遂公推桂芬，上書向安慶大營的曾國藩乞援，國藩讀罷，深為感動，決計派李鴻章率淮軍援滬。太平天國敗亡之後，二人在南京相會，談到往事，曾氏對桂芬說：「厥後東南事，不出君一書」。稍後，國藩因欣賞其才識，想邀桂芬到他的幕府工作，為桂芬婉謝，但把新完成的《校邠廬抗議》寄給曾氏，請他評閱，據《曾文正公日記》：「同治元年九月，馮景亭名桂芬，寄《校邠廬抗議》初稿二冊，共議四十二篇，粗讀十餘篇，雖多難見之施行，然自是名儒之論」<sup>⑥</sup>。曾氏雖稱道書中見解，當桂芬請他為此書撰序時，卻遭到拒絕。

他不答應做國藩的幕友，當李鴻章任江蘇巡撫，卻入了李氏

<sup>⑤</sup> 魏秀梅：《陶澍在江南》，自序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（51）。

<sup>⑥</sup> 轉引自前註<sup>②</sup>之書，頁八十。

幕府，這一決定與他希望江南減賦這一懷之多年的心願有關。當時蘇州、松江、太倉等地賦額之重，比鄰近的常州多三倍，比鎮江等府多四至五倍，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，因受重賦之累而破產者，時有所聞。他覺得李鴻章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官吏，於是把減賦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進入幕府不久便向李提此建議，獲李首肯，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五月，鴻章與國藩（時任兩江總督）聯銜上奏（奏文出於桂芬之手），終獲朝廷允許蘇、松、太減賦三分之一，常州、鎮江減十分之一。江南減賦心願達成後四月，即辭去幕府之職，不久官軍收復蘇州，他回到故鄉。在鴻章幕府期間，除減賦的建議之外，仿北京同文館的上海廣方言館，也是由他擬議，在鴻章支持下奏准設立的。此外，鴻章於同治三年向恭親王提議開特科以擢拔特殊技藝人才，也是出於桂芬的獻策<sup>⑦</sup>，所以有人說，桂芬對李鴻章的影響，猶在郭嵩燾之上<sup>⑧</sup>。

回到殘破的故鄉，爲了重建府學、縣學、書院，付出了許多心血，這時已五十四歲，決心永別宦途，將餘生奉獻在作育人才上，先後出任紫陽書院和正誼書院山長，而正誼書院，早年他爲預備會考，曾在此苦讀。他主講和主持過的書院，除前文提到的惜陰書院，還有在上海期間（1860~1863），曾擔任敬業書院山長。在他六十六年的生涯中，經世事功方面，始終沒有直接表現的機會，能使他名留青史者，仍靠他的著作。曾國藩看了他的

<sup>⑦</sup> 郭廷以、劉廣京：〈自強運動：西洋技藝的追求〉，見《劍橋中國史》第十冊晚清篇（上），頁五九三，七十六年（一九八七），臺北南天書局。

<sup>⑧</sup> 同前，頁五九一。

書，評爲「名儒之論」，在維新思想上比桂芬又進一步的王韜（1828~1897），於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校印《校邠廬抗議》，在跋文中敘述對這位前輩的仰慕，並稱他爲「一代大儒，千秋碩學」。這種評價，如桂芬地下有知，一定比他晚年獲頒的三品銜，更使他感到安慰。

桂芬的著作，除《校邠廬抗議》爲其代表作之外，還有《顯志堂集》、《使粵行紀》、《說文解字段注考正》、《弧矢算術細草圖解》、《西算新法直解》等。

代表作「校邠廬」是他居所的名稱，「抗議」乃位卑而言高之意，用《後漢書·趙壹傳》語。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，桂芬從北京回到蘇州，本已準備長期隱居，從事著述，旋因太平軍橫掃江、浙，不得不棄家逃難，避居上海，書中四十篇即作於咸豐十年與十一年間之上海，所附兩篇，〈用錢不廢銀議〉作於咸豐二年，〈以巧工爲幣議〉作於咸豐五年，後來又補入七篇，今通行本共四十九篇。

此書部分文字，在當時被認爲過分激進，所以他死後，其子於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所刊行的遺稿中，這部分文字爲恐有觸時忌，都被刪除，但有抄本流傳。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陳寶箴爲此書寫了序，並刊其全本於江西。到了甲午戰敗之後（一八九四），改革的聲浪日高，此書受到保守派翁同龢、孫家鼎的重視，認爲書中的建議，就是他們所要求實行的政策，不但重印了這本書，並一再推薦給光緒皇帝，皇帝還下令要朝臣們提供閱讀意見<sup>⑨</sup>。有人認爲是爲了抗衡康有爲一派激烈的改革論，桂芬的

<sup>⑨</sup> 李澤厚：《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》，頁四二之註文。

書才被採納的<sup>⑩</sup>，三十年前的激進言論，三十年後竟成為保守派的護身符。時代變了，理想與現實也要換位，這種現象在中國近代史上屢見不鮮。這究竟是思想人物的悲哀，還是中國的悲哀呢！

## 第二節 處理傳統的態度與方法

郭嵩燾是洋務思想家，他處理洋務的一套基本理念，卻是來自傳統。他所以能達到如此推陳出新的妙用，是因他恆常「讀書觀史」有批判的眼光。

嵩燾的「讀書觀史」，重點是放在對歷史做分析，特別是對歷代如何控馭夷狄史實的分析。桂芬和嵩燾一樣熟讀史書，但他關注的重點不同，他反覆思考的問題是：在一個西學衝擊的新時代裏，如何面對傳統？桂芬之所以能成為維新思想的先驅，恐怕不只是因為他孕育了思想的新動向，他對傳統文化的态度，以及處理傳統文化的方法，也很值得我們注意，因為這方面的態度與方法，必定有助於他孕育思想的新動向。

桂芬於《校邠廬抗議》的序文中，列舉了「三代聖人之法」的許多好處，認為值得效法，而他對世變是有深切感受的，所以又說：「古今異時亦異勢」。說得更清楚點，即：「顧今之天下，非三代之天下比矣」。既然如此，試問三代聖人之法，又如何可效？針對這個問題，他提出一個「復」的理論，他不是一位單純的復古論者，他說：「古法有易復，有難復；有復之而善，

---

<sup>⑩</sup> 小野川秀美著，林明德等譯：《晚清政治思想研究》，頁十七，七十一年（一九八二），臺北時報文化公司。

有復之而不善；復之不善者不必論，復之善而難復，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，況復之善而又易復，更無解於不復」。「易復」、「難復」是程度問題，不是原則上不能復。認為古法中有「善」、有「不善」，自然就容易產生批判繼承的態度。這種態度在二十世紀，已很普遍，在十九世紀中葉，仍屬罕見。

桂芬為這個理論所揭示的原則是：「去其不當復者，用其當復者」。這不禁令人想起一九三五年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〉中說的「不守舊，是淘汰舊文化，……不盲從，是取長捨短，擇善而從」，此雖就中西言，但與桂芬所揭原則是一致的。這種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被胡適譏之為「反動空氣」中「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」的言論<sup>⑪</sup>，在晚清的新思想傳統中，卻是首揭如何面對傳統的新理論。

所謂「不當復者」，當然就是「復之而不善」者，「當復者」，就是「復之而善」者。「復之不善者不必論，復之善而難復，即不得以其難而不復」，這正是思想工作者應有的抱負和工作的重點，這關係到傳統能否延續，以及是否能賦予傳統以新的生命。《校邠廬抗議》大部分就是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，下面即不妨以書中的〈復宗法議〉為例，來考驗一下他所提理論，應用到具體問題思考上的效果。

〈復宗法議〉一開頭就說「復井田封建，不如復宗法」，也就是說，井田封建是不當復者，宗法是當復者。主張復宗法的目的，在其可補國家養民教民之不足。促使他注意這方面問題的背

<sup>⑪</sup> 《胡適文存》第四冊，頁五三七，六十年（一九七一），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三版。

景，是太平天國之亂，所謂「天下之亂民，非生爲亂民也，不養不教有以致之」。主張復宗法的理由是：「牧令有養教之責，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，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，尊而不親，廣而不切。父兄親矣、切矣，或無父無兄，或父兄不才，民於是乎失所依。惟立爲宗子，以養之教之，則牧令不能治者，宗子能治之，牧令遠而宗子近也。父兄所不能教者，宗子能教之；父兄多從寬，宗子可從嚴也。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」。

在桂芬的構想中，能解決養民教民問題的社會基層建設，是以范仲淹創設的義莊爲藍本，以合族公舉的宗子爲族正，莊中分立養老室、讀書室、養疴室、嚴教室（專教不肖子弟），他認爲這種古制的恢復，可有下列的效果：(1) 盜賊可不作。(2) 邪教可不作。(3) 爭訟械鬥之事可不作。(4) 保甲、社倉、團練一切之事可行。

復宗法的目的，是爲了解決基層社會的養民教民問題，當然可稱得上「復之善」。桂芬自然很清楚，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形下，並不算很高的理想，一時之間也是很難施行的，但思想層面的工作，「不得以其難而不復」，能做到這一點，就算達到思考上的效果，至於實際上的效果，已不是思想工作者所能決定的範圍。〈復宗法議〉是個復古的題目，但全篇討論的，是眼前的問題，這使他與一般復古論者不同：復古論者的思想是僵化、沒有生機的；桂芬是從當代的問題出發，去汲取傳統的資源，發爲新的理論，所以他的思想是活潑而有生機的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他用的是一種「酌古斟今」的方法。其餘如〈復鄉職議〉是爲了建全地方自治的，〈復陳詩議〉是爲了通上下之情的，皆可作如